

珍妮推開面罩，讓因為汗水而濡濕的肌膚透透氣。她修剪過的短髮如今在頭盔中大聲抗議，要她趕緊將頭盔脫下來。珍妮壓下想將頭盔拔下的衝動，看到幾位鋼衛追了上來，伸手招來一位鋼衛。

「大人有何吩咐？」

珍妮望向西方一哩遠處法蘭藩王的大營，黃底的黑色烏鴉旗幟在珍妮的眼中格外刺眼，叛徒。

「準備收兵，」珍妮說道：「通知所有鋼衛收兵。」

「遵命。」鋼衛一鞠躬，拿出一只金鑼，開始敲。

□ □ □

珍妮走過皇宮的明廊，殞鍔敲擊在花崗岩上發出清脆的聲響，掛在拱柱上的火把映照著她的臉旁，火光閃爍在血紅色的殞鍔上。

她二十歲時進入皇家鋼衛，到現在也有十年了，一般的女子在她這個年紀早就已經成家了，她有多久不敢看自己的臉龐了？三年？五年？

當年她繼承亡父遺志加入鋼衛，保衛皇都，難道她的選擇錯了嗎？

十五年前的冬天，北方法斯特山脈的惡狼在群狼之王凱亞斯（Chaos）的領導之下大舉侵入皇都，帝國中最強的皇家十萬禁軍擋不住惡狼的攻擊，皇帝墨里克四世與他三分之二的皇城子民慘死在他們的利牙之下。

在當年，珍妮的父親為了保護太子而戰死在皇宮愛莎廳前，二王子泰德殺出重圍，向藩王討救兵，卻一去不復還，諸侯也沒有派兵過來救援，望穿遠方，只見滿城屍血。

在一片淒慘之中，殘存的符曼納人擁戴了墨里克四世僅存的女兒紫鵑公主（Princess Violet）即位，當時符曼納城中已經有三分之二的區域陷入廢墟，甚至包括皇宮。紫鵑公主在皇都邊陲的寧靜別宮即位，稱號紫鵑女王。

那一年，珍妮在皇宮廢墟之中尋到了父親遺

留下來的殞鍔和殞刃，成為殞武士（Doom Knight），五年後她加入皇軍鋼衛，手刃無數惡狼。雖然她身為一位女子從軍，招來不少異議，但是在她二十二歲生日當天，凱亞斯狼在殞刃之下燒成焦屍，因為斬殺凱亞斯狼的首功，她晉升成鋼衛的隊長，受到眾人的肯定。

無奈，天災輔過，人禍便至。

狼禍方除，紫鵑女王的帝位未穩，以法蘭藩王為首的藩王集團群起發難，宣稱紫鵑女王並沒有資格成為神聖帝國的皇帝，皇位的繼承權應該屬於二王子泰德，泰德如今寄居在法蘭城中。紫鵑乃是篡位，隨後藩王的軍隊快速集結，向符曼納進兵，科林平原一役，麥可將軍率領殘存的八千皇家禁軍被藩王的五萬軍隊包圍，盡數殲滅。

自從狼禍之後，符曼納已經沒有足夠的壯丁能夠組織強力的軍隊，皇家禁軍一倒，藩王的軍隊不費吹灰之力的攻佔了符曼納四周，大軍瀕臨皇都城下。

圍城九月，若不是鋼衛英勇，城牆堅固，皇都早已淪陷。

淪陷只是遲早的事情，鋼衛的人數已經不若以往了。

一道人影出現在走廊的另一頭，一席亮紫色的長外套長到膝部，上繡有金色的矛徽，裡面金色襯衣領口和袖口有著銀色的蕾絲，緊身的褲子連腿部肌肉都清晰可見，小腿肚以下整個塞進長襪裡，腳下踩著高跟鞋鏘鏘有聲。

「晚上好，珍妮隊長。」偉恩（Wayne）那張狡猾的雙眼自黑暗中浮現，長臉上頂著白色的捲曲假髮，臉上一付逮到小孩子亂跑的樣子。

珍妮不悅的瞪著他，「晚上好，偉恩大人。」

偉恩將臉湊近珍妮，「幹嘛露出一張臭臉？」他說道，嘴上掛著令人生厭的微笑。

珍妮往後退了一步。「偉恩大人，請您自重。」

偉恩笑哼，往前進步，「珍妮隊長，本人心下光明正大，決無黑暗。」

珍妮再次後退，「偉恩大人，您是女皇的寵臣，敝人與您單獨在此相會不合禮儀。」

偉恩往前一步，臉上掛著虛偽的無知笑容。「不合禮儀？隊長，我看不出來哪裡有不合禮儀的地方。」

珍妮往後退步，「大人，您心下明白。」

偉恩往前進一步，依舊微笑，「我不明白。」

珍妮往後退步，雙眼狠瞪著偉恩，如果不是因為對方官階比她高，她真的想要一拳揍上他那張長臉，「大人，您與我一男一女深夜共處，不合傳統禮儀。」

偉恩上前一步，「珍妮隊長，你我都是女皇座下的臣子，如今共體時艱，臣子之間本該為皇上議事。」

珍妮連退兩步，「我只是鋼衛隊長，不是議事庭上的大臣。」

偉恩連上兩步，「如今帝國頹敗，女皇陛下需要所有人的協助。更何況……」他的雙眼視線從珍妮的臉上下移，「珍妮隊長，以您的體態，以及與您父親盔甲的合身，我相信我們兩人私下聚會不會落人口舌。」

殞刃在珍妮的手上閃現，黑霧自赤紅色的劍鋒落下。浸滿忿怒的話語自珍妮的齒間迸出，「請你收回剛才那些話，偉恩親臣大人。」

偉恩瞥向珍妮手上的殞刃，雙眸中毫無懼色。「珍妮隊長，你想威脅我嗎？」

珍妮舉起殞刃。「請你收回你的話語，親臣大人。」

偉恩直視著珍妮的雙眼，完全忽略威脅的劍鋒，「珍妮隊長，你還記得一百六十三號敕令嗎？」

陰影掃過珍妮的臉龐，殞刃下垂，劍鋒指地。

偉恩露出勝利的微笑：「隊長，我就知道你是一位明白事理的人，更何況，你也實在不是我喜歡的那一型，你太瘦削了，完全不能和女皇陛下相比。」

珍妮瞪視著偉恩，強壓住想要用殞刃燒盡他的衝動，劍尖因為憤怒而晃蕩，雖然這不是第一次有人攻擊她的身材，但是從此人口中道出，格外刺耳。她壓下胸口鼓脹的憤怒，「所以，親臣大人，你找我有什麼事情？」

「我沒有要找你，」偉恩從上衣右邊口袋中掏出一只蕾絲手帕，在指尖轉了幾圈，「你不要誤會，珍妮隊長。」他高挺鼻梁，高傲的徐步走開。

憤怒有如熔岩在珍妮的胸中翻滾，灼燒著她的喉頭，右手晃蕩，數次的抓握，珍妮反覆壓下想要召喚殞刃劈砍東西的衝動，但是如此，他根本不知如何發泄自己的情緒。

「偉恩那傢伙又做了什麼？」一個活潑的聲音從珍妮的背後傳來，珍妮回首，路德（Luther）那一張栗子型的臉出現在珍妮的後方，他的眉毛頗淡，臉也比較平，和一般的符曼納人甚是不相似，身上穿著一件輕薄的牛皮甲，手肘、胸口上面外加著輕巧的練甲，左右雙手穿著褐色的皮手套，他並不高，大概只有五呎半。「我一向就不喜歡那個傢伙。」

「路德！」珍妮驚叫，胸口的熔岩瞬間降溫。

「晚上好，珍妮。」路德微笑道。

珍妮迅急轉向路德面前，鞠躬說道：「今天早上真的很謝謝你救了我。如果沒有你那一箭，我大概早就死了。」

「這是我應該做的，為了你。」路德笑道，他伸出手，先是探向珍妮的玉頰，隨後發現不對，改放到珍妮的左肩上。

珍妮微笑，「謝謝你，路德。」

「不用謝。」路德說道，兩人並肩走過黑暗的明廊。

「今天的爆藥也是安娜（Anna）做的？」珍妮問道。

「是的。」路德說道，他腳下得軟皮靴走起路來近幾無聲，與殞鎧明顯的節奏形成強烈的對比。「我必須說那個安娜真的不是省油的燈，她做出來的東西總是令人驚訝。」

「是阿。」珍妮說道：「如果她的技術不好，怎麼當得上皇家學院的院長？」

「說道安娜，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一個傳聞？」

「什麼傳聞？」

路德抓頭，「我也不是很清楚，就是說安娜她和前一任院長之間的事情。」

珍妮聳肩。

路德續道：「我之前想說直接去問她，但是據說安娜她現在都把自己關在院長室裡不出來。」

珍妮：「你又不是第一天認識她。」

路德點頭：「那到也是。」

兩人不再言語，快速穿過皇宮的明廊，來到皇宮大廳，紫鵑女皇坐在黃金打造的寶座上，月光從背後破碎的彩色玻璃窗外映照著她一頭秀麗而柔順的紅髮，鑲著鑽石的金銀的皇冠在額前閃閃發亮，身上穿著一身暗紫色的皇袍，上面的布料閃爍著銀色的光點，還點綴著不少精工布玫瑰。

在女皇的前方有著一個巨大的大理石圓桌，直徑大概有五呎，如今上面擺著一幅帝國地圖，地圖上不少紅筆註釋和人型的木偶標示著敵我雙方的情勢。一群人圍在圓桌著四周，女皇左手邊站著情報局局長大衛（David），他有如鷹隼般的臉孔正盯著一疊厚厚的報告，另外還有內政官彼得（Peter）、參謀總長賈斯汀（Justin）、兵部部長暨皇軍將軍華生（Watson）和藩鎮局局長亨利（Henry），他們正圍繞著桌子，相互討論著。四周還有不少幫忙協助的人員。

珍妮注意到偉恩出現在女皇的右手邊，她對此非常不滿意。

偉恩根本就不應該出現在軍事會議。

女皇望著珍妮和路德走進大廳，向她行禮，臉上露出一個疲憊的微笑：「珍妮隊長、路德卿，你們兩位來了，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是。」珍妮和路德一揖，走近圓桌，珍妮打量著桌上的地圖，皇都符曼納在地圖的正中間，西方一哩遠處是法蘭藩王的大軍，依照上面的註釋和人偶的數量，他們的軍隊至少有四萬人。

珍妮倒抽一口涼氣。

女皇伸起一隻手，所有人立刻陷入寂靜，一次在圓桌周邊排好。女皇尚未開口，大衛先上前一揖，說道：「啓稟女皇陛下，安娜還未到。」

女皇揚起眉毛。

偉恩說道：「安娜院長掌管皇家學院，和戰爭沒有關係，她沒有資格參加軍事會議。」

珍妮心下吐槽：「偉恩，你自己也沒有資格。」

「皇家學院裡面出了一點事情，和戰爭有關，身為院長的他必須到場。」大衛說道，毫不畏懼的望向偉恩。「而且如果考慮皇家學院對於此次戰爭的貢獻，我們根本就沒有理由不讓院長進來。」

珍妮微微點頭，心想：「安娜比你這個傢伙有用的多。」

偉恩哼了哼氣，他轉向紫鵑女皇，後者使了個眼色，偉恩不再言語。

大衛再次轉向紫鵑女皇：「女皇殿下，請允許我派人去請安娜院長……」

「我早就到了。」一個尖銳的女聲從大廳的黑暗處傳來，眾人轉過頭，安娜那張蒼白如白骨的臉出現在黑暗中，臉上的肌膚有如乾木，一雙淡灰色的瞳孔在眼白中，有如死魚一般，她從黑暗中走出，五呎的身軀在眾人面前都顯得微小，他身上穿著連身的長袖粗布白袍，領口豎起，蓋住口鼻，一頭亂髮胡亂抓乘髮髻盤在腦後，腳下踏著長筒皮靴。

安娜望向路德，視線相接的那一瞬間，珍妮注意到路德整個人僵住。「這次的爆藥如何？」安娜的聲音從衣領內傳出，她的聲音壓抑，毫無抑揚頓挫，讓人直起雞皮疙瘩。

「很……這次……很好。」路德結巴說道，不敢和安娜相望。珍妮不怪他，她敢打賭世界上大概沒有幾個人敢和安娜對望，她那雙有如死魚的眼睛總是散發出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氣息。

紫鵲女皇在皇位上說道：「既然安娜院長也到了，那我們可以開始了。珍妮隊長，請你報告一下今天的戰況。」

珍妮走上前，拿起桌上唯一一個金屬打造的人偶，代表鋼衛，放到符曼納的西邊，「啓稟女皇，今天早上鋼衛在西門之外，在路德卿的協助之下，殲滅法蘭藩王一個輕步兵團，擊退一個重步兵團、和一個重騎兵連。」

「鋼衛的狀況呢？」

「戰死十位，負傷三十二人，目前可以戰鬥的人數大概還有一百五十人。」

參謀總長賈斯汀皺眉：「雖然鋼衛厲害，但我們不太可能只靠一百五十位鋼衛守住符曼納。華生，兵部募兵的狀況如何？」

「狀況不太好。」華生臉上抹上一層陰影：「自從天狼之禍之後，皇都的男丁人數就一直不足，就算把今天募的人算進去，兵部現在的軍隊還不到兩千，和法蘭藩王的四萬人一比簡直是用雞蛋碰石頭。」

「這樣嗎？」賈斯汀說道，低頭望著地圖上西邊一大團代表法蘭藩王軍隊的木偶。

「兩千人連擺陣都有問題。」大衛說道：「不過只要守住西門，兩千人加上城牆，應該可以擋註四萬士兵的進攻。」

「不只法蘭藩王，」亨利說道，將手上煙取下：「今天早上我得到消息，北方貝爾蘭藩王率領了兩萬軍隊，正往我們這裡過來。」

所有人聞言臉色大變。

「貝爾蘭藩王不是法蘭藩王的妹婿嗎？」彼

得雙眼瞪大望向亨利，後者叼著煙，點了點頭。

「看來貝爾蘭王是要幫助他的親家。」路德說道。

「同時也可以警告其他的藩王。」大衛說道，將一些木偶擺到北方：「法蘭藩王和貝爾蘭藩王的軍隊加起來有六萬人，可以輕易打敗其他任何一個藩王。這是在告訴其他的藩王不要來礙事。」

「六萬人？」珍妮說道：「光是法蘭藩王自己的四萬人就不是難事了，他當年不是就把隆德藩王給滅了嗎？」

眾人點頭，在法蘭藩王剛起兵時，隆德藩王跳出來指責法蘭藩王叛國，並且宣誓對皇家效忠，沒想到法蘭藩王在一個星期內就攻陷了隆德藩王的都城，將他斬首示眾。

自此之後，再也沒有藩王敢表態支持皇室。

「六萬人雖然多，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再撐一下。」華生說道：「符曼納的城牆厚實，高七十呎，敵人沒有那麼容易就可以翻城進來，更遑論攻破鋼門。我們可以倚靠城門，消耗對方的軍糧，等到冬天一到，他們缺糧必定撤退。」

女皇望向內務大臣，「彼得卿，我們現在的存糧如何？」

彼得上前一揖，「啓稟女皇，現在城內的存糧可以撐到入冬，但是要到明年春天……就有點困難。」

「至少可以撐到冬天。」大衛說道，雙眼來回穿梭在：「我們有城牆和存糧，按照我手上的資料，法蘭藩王的軍隊只有兩個星期的糧草。照現在的狀況，這似乎是最好的方法。」

「法蘭藩王的軍隊會運糧草到烏昂。」賈斯汀伸手指著西北方烏昂一帶說道：「烏昂是低地，南方有樹林，我們可以派一小群輕騎兵繞過前線，從背後抄掉法蘭藩王的糧草供應。」

珍妮領首，她贊成這個方法：「路德那裡還有五百名弓弩手，配上安娜院長的爆藥，我



們可以守住城牆。接下來只要等到對方的糧草耗盡，法蘭藩王就會退兵。」

「守住城牆又怎麼樣？」偉恩說道。

眾人轉向他。「偉恩大人，你說什麼？」華生詢問。

偉恩斜倚在皇座旁，臉上露出輕蔑的譏嘲，「如果法蘭藩王可以不進到城牆就重創我們，那我們守住城牆有屁用？」

「偉恩大人，你到底在說什麼？」彼得問道。

偉恩臉上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望著眾人，那種刻意裝出來的語氣實在讓珍妮火冒三丈。「什麼？你們居然都不知道？我這個不出皇宮的近臣知道，但是你們這些大臣卻不知道？」

「偉恩，你不要再賣關子了！有什麼事情趕快講。」路德吼到。

偉恩用手撥過自己的瀏海，自傲的笑容在珍妮的眼中格外惹人討厭：「就是說阿……」

「法蘭藩王那些工程師有新點子，偉恩親臣，你是想說這個吧？」大衛插話道，所有人立刻將注意力投向情報局長，珍妮看到偉恩因為失去了眾人的注意力而不悅，這讓她心下一陣快感。

偉恩瞪著大衛，「你知道？」他嘶聲問。

「我手邊有一份資料。」大衛說道，從手上一疊資料中抽出一張半開大小的羊皮紙攤開，除了偉恩和安娜，所有人都和珍妮一樣伸出脖子察看，就連紫鵑女皇也從王座上走過來，紙上畫著的一個巨大機械的草圖，鉛筆筆跡的筆法潦草，應該是在急忙下完成的。

珍妮低頭檢視著圖樣，上面的機械有一點像投石器（Mangonel），但是整個機械更加巨大，依照上面的附註，這整台機器的高度應該有六、七十呎，光是吊桿長度就有五十呎，吊桿的一邊裝有吊網，另外一邊是一個巨大的扇形結構，備註寫著這個扇形結構裡面會裝有鉛塊，在機器後下方有著絞盤，絞盤的麻繩藉由滑輪拉上吊桿。

「這是什麼？投石器嗎？但是太大了吧？」珍妮說道。

「大衛卿，朕也想要知道。」紫鵑女皇點頭道。

「我也不知道，這就是我想要找安娜的原因。」大衛說道，他轉向安娜：「安娜院長，你可以告訴我們這是什麼嗎？」

安娜微微抬頭，緩慢的走近桌子，眾人不約而同的往兩邊散開，讓她仔細端詳羊皮紙上的草圖。

偉恩擠過眾人，也湊到桌旁，他瞥過一眼桌上的羊皮紙。「大衛，你是從哪裡弄來這個東西的？」

「我是情報局的局長，這一點小事難不倒我。」大衛得意的說道：「我在外面還有不少細作，可以幫我收集倒有用的資訊。」

「是喔？」偉恩冷冷的說道，珍妮注意到他的嘴角微微抽動。

「安娜卿，知道這是什麼了嗎？」紫鵑女皇問道。

安娜抬起頭，「這是射石砲（Trebuchet），和傳統的投石器最大的不同是使用重力作為力矩原而非扭力，如果它的配重夠重到一噸，應該可以輕易的將三百磅石頭射出三百碼到四百碼的距離。」

「三百磅？」珍妮大叫，她的震驚不下於其餘眾人：「這會砸死人了。」

「這還只是石頭。」安娜續道，陰影爬上她的臉旁：「如果用這種東西射爆藥，後果更不堪設想。」

「法蘭藩王有這種東西？」華特驚道。

「依照我得到的資料，一連兩個星期，法蘭藩王派出了大量的工人到摩爾山伐木製造射石砲。」

「那現在法蘭藩王有幾架射石砲？」亨利問道。

「已經有五架完成，另外還有兩架正在開工。」

「兩個星期五架？法蘭藩王的工程師真不是蓋的。」路德嘆道。

珍妮點頭，依照這種速率，法蘭藩王大概很快就可以組裝出一大堆的射石砲。

「我懷疑這件事情有皇家學院的院士牽扯在裡面，」大衛說道，雙眼與安娜對視，珍妮真的很佩服他有這個勇氣。隨後他轉向女皇：「啓稟女皇陛下，我的人向我報告，說兩個星期前有看到一位穿著皇家學院制服的人出現在法蘭藩王的攻城工廠。」

安娜眼睛不眨，毫無反應。

「然後，這一位穿皇家學院的可疑人士兩天前被發現陳屍在法蘭藩王軍隊的營地內。」

「什麼？」眾人驚叫。唯有安娜臉上仍是一付撲克臉。

大衛從手邊抽出一份文件，交給紫鵲女皇。「我對這件事情有點在意，因此想辦法弄到了驗屍單，這個人名叫亞曼達（Amanda），不知道安娜院長有沒有印象？」

安娜一無表情。

「她是皇家學院的院士。」大衛說道：「死因是重擊導致全身粉碎性骨折致死，據推測應該是從高處摔落。」

珍妮只覺得腦子一下轉不過來，「摔……死？」

「而且是全身粉碎性骨折，這是從多高的地方摔下來啊？」亨利輕哼。

賈斯汀皺眉，「不對阿，科林平原上沒有地方可以摔死人的。」

「安娜院長對這件事情有什麼想法？」大衛問，所有的人都轉向安娜。

「安娜卿，朕也很想知道。」

安娜伸出一支手，「驗屍報告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她接過大衛遞來的紙張，雙眼快

速掃過。「依我所見，會造成這種程度的重擊，很有可能是被射石砲射出去之後摔落，可能還被巨石砸擊。」

「你說亞曼達院士是被敵軍用射石砲害死的？」路德驚道。

「或許是用她來實驗射石砲的威力，連著石頭一起射出去。」

珍妮腦中突然閃過一個畫面，一個人被巨大的機械射入空中，落地之後被緊跟而來的巨石夾成肉餅，鮮血噴濺而出，她不禁打了個哆嗦。

大衛接過安娜遞回的驗屍單，「但是這無法解釋為什麼皇家學院的亞曼達院士會出現在敵營裡。」

「安娜卿，你知道些什麼嗎？」紫鵲女皇問道。

安娜微微側頭，「大衛局長，法蘭藩王的首席攻城工程師是誰？」

大衛從一疊文件中翻出另一張羊皮紙，「據說叫做弗雷．潘（Frey Pan）。」

珍妮注意到一抹陰影掃過安娜的雙眼。

紫鵲女皇伸出右手食指頭抵住太陽穴。「弗雷．潘？朕記得弗雷不是上一任的皇家學院院長嗎？他怎麼會跑到法蘭藩王那裡去了？安娜卿，這是怎麼回事？」

安娜雙肩微落，向女皇一比眼色，女皇尚未會意，大衛倒是明白，立刻下令所有的隨護和人員迴避。

安娜從大衛手中搶過羊皮紙，雙眼瞪著上面的畫像，珍妮在他的眼中似乎看見了憎恨。「這件事情很複雜，我長話短說。」安娜說道：「當初我接任院長時，我和他有點摩擦，他一氣之下就離開了學院，消失了好一段時間，但是我沒有想到他居然擔任了法蘭藩王的首席工程師。」

「當我看到射石砲時我就懷疑是他了。」安娜的手接觸到桌上那張射石砲的草圖，「我曾經在學院檔案看過類似的東西，設計者就

是潘。再加上這種製造速度，無疑是潘的傑作。」

「這就是你和前院長之間的流言真相？」珍妮心忖：「比我想像中還要無趣。」

「那亞曼達和這件事情有什麼關係？」路德問道。

「亞曼達和潘之前是好友，當初她決定要留在學院而不是跟著潘一起離開。」安娜說道。

亨利推理道：「所以說，可能是得知了好友來到皇城附近，想去和老朋友聚聚。」

「結果被敵軍發現，認為他是間諜而處置了吧？」大衛右手撫摸著下巴下一縷山羊鬍鬚說道。

「所以亞曼達院士的死亡歸咎於他自己的行動。」賈斯汀說道：「現在眼前最大的問題在法蘭藩王手上的射石砲，如果這些射石砲真的有安娜院長所說的如此厲害，我們原先城牆的優勢也就沒有了，射石砲可以輕易的從城外把石頭往城裡丟。」他將幾個方形的木塊放到地圖上，所有人都瞪著那幾個代表射石砲的木塊。

「眾卿有什麼想法嗎？」女皇問道，苦惱攀上眾人的臉龐。

珍妮死瞪著那幾個木塊，不用說，法蘭藩王一定會派重兵守護，就算鋼衛再厲害，大概也很難靠近。

「我們有可能偷襲對方的攻城工廠嗎？」亨利問道。

大衛搖頭，「據我所知，法蘭藩王在工廠部屬了五千兵守護，攻不進去的。」

「安娜院長，你說那個射石砲的射程距離有多長？」路德問道。

「因為是用拋體運動，射程不會超過四百碼。」

「那這樣就簡單了。」路德說道，滿臉自信的笑容：「我用強鋼弩的準確射程可以到九百碼，就算裝上爆藥，準確射程也還有六百

碼。三百碼的距離對我來說簡直是小菜一碟。」

「這麼巨大的機械，爆藥炸的毀嗎？」賈斯汀問道。

「增加爆藥的量不就成了？」路德一付理所當然的樣子。

「這樣會減少有效射程。」安娜面無表情的說道。

「那多射幾次不就行了。」

賈斯汀從桌上抽出一本書，翻開裡面的內頁。「我們只有兩隻滑輪式的強鋼弩。」他的手紙滑過上面一連串的清單，「而且強鋼弩每次拉張設置需要半分鐘以上，你的時間來得及嗎？」

「有珍妮的幫忙，應該沒有問題。」路德說道，對著珍妮露出信任的笑容。

珍妮也回以微笑。

「這樣的話，射石砲的問題就交給路德卿。」紫鵲女皇說道：「華生，你的兩千士兵可以守住城牆嗎？」

「啓稟女皇陛下，如果倚城作戰，應該可以。」華生說道。

「我們應該還有五百輕騎兵。」賈斯汀說道：「亨利大人，你曾經有帶騎兵作戰的經驗，這一次要麻煩你帶兵突襲烏昂，燒掉對方的糧草。成敗在此一舉。」

「遵命。」亨利舉手敬禮。

「法蘭藩王會在烏昂駐重兵，不要和對方硬碰硬，你要先派人突襲運糧部隊，引出守軍之後再攻進去。」

「瞭解。」

「既然如此，那麼如果法蘭藩王的軍隊再次攻擊，我們就採用這種方式應戰。」紫鵲女皇宣布：「散會。」

□ □ □

珍妮站在鋼門之上，殞鎧在陽光之下閃閃發光，她沒有召喚碎刃。路德站在她的身旁，身上依舊穿著那付輕甲，附上爆藥的鋼箭裝在背上的箭筒，手上拿著一把強鋼弩，箭已上弦。旁邊八百名弩弓手，每一個人都握著十字弩。

珍妮望向下方面黑壓壓的人群，四萬人的軍隊數量一次排出實在令人膽戰心驚，夾雜在軍隊中央的各種器械，光是射石砲就有十台，每一台射石砲旁邊都有十來個工兵和五車的巨石。珍妮肚子一陣翻攪。

路德舉起強鋼弩，瞄準其中一架射石砲。他的手指攀上板機。珍妮秉住呼吸，不希望自己影響路德的準頭。畢竟路德是整個作戰的關鍵。

珍妮往下望去，一台機械映入眼簾，那台機械有一點像弩炮，但是構造更加精細，而且整台機械仰起，弓弦軌道上放的不是箭，而是玻璃瓶。

裝著白色膠體的玻璃瓶。

爆藥！

一陣電流穿過珍妮，她大叫一聲，將路德用力推開。

床弩（Ballista）發射。

慘叫聲從珍妮左側傳來，爆藥將珍妮左邊的那名弓兵炸成碎片，衝擊波將珍妮拋起，重重摔在城牆之上，如果不是身上穿著殞鎧，她大概已經摔斷脊骨。

更多的玻璃瓶從天而降，珍妮趕緊逃跑，無數的烈火和震波在符曼納高聳的城牆上炸開，碎石落下，灰塵四散。弩弓兵慘叫，不少人被炸飛半空，從高聳的城牆下墜落，摔成肉餅。

「珍妮隊長，你還好嗎？」路德從城牆的另外一邊跑來，他的肩膀上面扛著強鋼弩，他的頭頂裂了一道傷口，鮮血汨汨而下。

「可惡！」珍妮咒罵：「為什麼法蘭藩王的軍隊會有爆藥？」

「我不知道！而且現在狀況有夠遭的！」路

德吼道，這一次床弩射上來的是鋼製的巨箭，他扶起珍妮，兩人不約而同的望向城外十台射石砲，在工兵的操作之下，射石砲不斷朝符曼納城內射出一輪又一輪的亂石，民房在亂石的砸擊之下毀壞成廢墟。

法蘭藩王的步兵有如潮水一般湧向城牆，數十架雲梯從人海之中翻起，雲梯前面的倒鉤鉤住城垛，一名路德手下的弩兵從城垛探頭，想用十字弩攻擊攀上雲梯的敵軍，卻被敵軍床弩一隻巨箭將他攔腰劈成兩半。

華生在戰前給了路德八百為弩弓手，卻被床弩和爆藥輕易殲滅大半。

「我恨法蘭藩王的工程師。」路德嘶聲道：「就因為那些床弩，害我根本不能破壞射石砲，只要探個頭就會被爆藥炸死，或是被攔腰劈成兩半。」

「現在怎麼辦？」珍妮喊道。

「你去找賈斯汀，問他現在怎麼辦。」

「不行，我不能丟下你！」珍妮大聲反對。另外一波爆藥將她身後兩位弩弓兵炸成碎肉。

「你原本是要幫我捲滑輪的，但是現在別說幫我捲，根本就沒有辦法攻擊，還有地方需要你。」路德吼道。

珍妮正要爭辯，從階梯上面跑上來一位鋼衛，他上氣不接下氣的奔到珍妮面前單膝跪下稟報：「珍妮隊長，大門需要你的協助，敵軍快要攻破鋼門了，請您移至大門。」

珍妮和路德互望一眼。「快去，如果讓敵軍進到城裡，問題就大條了。」路德催促道：「這裡我們守得住，你快點過去！」

珍妮望向路德的眼睛深處，她能夠看到他的堅決。「你不要死阿！」

「當然不會！」路德露出大大的笑容，

珍妮領首，一咬牙，隨著鋼衛奔下階梯。

路德望著珍妮消失在視線之外，他起身舉起強鋼弩，瞄準下方其中一臺射石砲。



這是他應該做的事情，也是最能夠給與敵方打擊的事情。

流星閃現，烈火吞噬機械與人體，一臺射石砲在巨響之中倒塌。

路德嘴角露出微笑，隨後一顆爆藥出現在他的視線之內，朝他而來。

路德最後見到的，是爆藥炸開的光芒。

□ □ □

珍妮衝進大門廣場，鋼門已經破了，應該是利用爆藥，要不然厚實堅固的鋼門可以抵抗相當重量的破城錘，大批的敵軍湧進大門廣場，皇軍和鋼衛在華生的指揮之下與超過己軍數倍的敵人作戰，他穿著和鋼衛一樣的盔甲，身邊已經剩下不到八百位士兵和四十位鋼衛。不斷有皇軍或鋼衛淹沒在敵軍之中，再也沒有站起來。

廣場四周的建築物大多都已經被摧毀，碎石和斷木灑落在地上。

珍妮召喚殞刃，四呎長的寶劍在黑霧中現身，她高舉殞刃，一劍砍掉兩個敵軍士兵的腦袋。「華生大人，我們必須要撤退！」她大喊，想辦法壓過打鬥的吵雜聲：「我們數量太少，硬碰硬一定會吃虧的。」

一個巨石從天而降，兩個正在交戰的皇軍和藩王軍士兵閃避不及，當場被壓扁。

「撤退！」華生大吼，身上的練甲已經滿是鮮血，手上的利劍已經砍出了缺口。「大門已經守不住了，所有人往皇宮撤退。」

珍妮將手上的殞刃化作一輪赤紅色的風車纏繞在身邊，藉著殞鎧所賜予的速度，她輕易的在敵軍中殺開一條血路。殘餘的皇軍和鋼衛從珍妮殺出的血路往後退，鋼衛勉強還能夠維持紀律，臨時組成的皇軍已然崩潰，士兵沒命的奔逃。

「是那個殞武士！做掉她！」

藩王的士兵鋪天蓋地直撲珍妮而來，想要像壓倒其他鋼衛一樣淹沒她，但是他們算錯了一點，殞鎧可以大幅強化穿戴者的體能，她不會像一般的鋼衛那般容易被壓扁。

珍妮將殞刃化為劍幕，凡是闖入劍圍的士兵立時就遭到殞刃的攻擊，不論傷口有多小，只要被殞刃劃過肉體，靈魂就會被燒盡，光是這一點就讓她佔到不少優勢。

「弩炮！把弩炮拿過來！」藩王軍一名隊長大喊：「放箭！放箭擋住她。」

軍隊後排的弓兵挽弓搭箭，同時瞄準珍妮，珍妮能夠看到每一隻箭的箭頭上都裝著爆藥。

「別想得逞！」華生咆哮，他衝上前撞倒其中一位弓兵，隨後從腰間拔出的短刀脫手飛出，刺入另外一名士兵的咽喉。隨後他柔身而上，手上的利刃刺穿適才大喊的藩王軍隊長胸口。

「華生大人，您的劍已經缺口了，請您立刻撤退到皇宮！」珍妮大喊，一劍劈死一個闖入她劍圍的士兵。

「珍妮隊長，你趕緊回皇宮保護女皇殿下，那裡還有五十名鋼衛駐紮，這裡交給我。」華生回吼，手上的利劍已經無法使用，他撲向一名士兵，一拳揍在對方的太陽穴上，搶過對方腰間的鋼刀，隨後一刀砍掉對方腦袋。

「可是大人……」

「這是命令！」華生的語氣中不容動搖，他回身一刀砍掉藩王士兵的腦袋。「帶領鋼衛保護女皇！快去！」

珍妮視線掃過華生，兵部部長是她的直屬上司，又是皇軍將軍，他不能違抗命令，珍妮殺出血路，直奔皇宮。

華生眼望珍妮的身影消失在視線之內，他的身旁還有約莫三十名鋼衛，要殺回皇宮應該不是問題。

突然四周的士兵往兩側退避，華生尚未理解，只見一連鐵甲重騎兵從步兵的大道上直奔而來，馬蹄捲起沙塵，手上長槍閃爍，背上黃底黑烏鴉的旗幟飄揚。

「他媽的！」華生咒罵，他舉起刀，卻在重騎兵逼近眼前時渾身一僵。「好快！」

「大人！」鋼衛大喊。

重騎兵撞倒華生，他身上的鋼甲無法阻止硬鋼的馬蹄鐵將自己踏成肉泥。

□ □ □

亨利抓住馬轡，另一隻手握著一隻皇家學院製造的望遠鏡，四周的樹林寂靜無聲，他閉緊氣息，胸口的心跳依次次撞擊著鎧甲。雙眼望向下方烏昂的軍寨，他能夠看見軍寨中堆滿了糧包，一山一山整理的井井有條。

亨利回頭望向身後三百名騎兵，他們正如其名，身上並未穿著厚重的盔甲，只著簡單的胸甲，他們沒有打旗，三百騎兵分成三隊，一百位手持長刀，負責近戰，一百位手持硬弓，負責掩護，一百位手握火把，專門放火。另外兩百名輕騎由副軍率領，正在前往突襲法蘭藩王的運糧車隊。

鎮守烏昂的士兵突然一陣混亂，亨利能夠從望遠鏡中看到軍官匆忙的聚集散落在各處的士兵，整隊直奔西方糧道而去。

亨利心中大喜，他大吼一聲，策馬直衝而出，三百輕騎應聲高喊，震動樹林，有如潮水從高處直洩而下，馬踏震地，衝向敵軍大寨。

猛然，大寨中萬箭齊發！

亨利身下的座騎中箭倒地，連帶著將亨利摔倒在地上，身後的輕騎發出慘叫，馬匹悲鳴。亨利抱頭躺在地面上，盡可能保持住低姿避免被射中，臨死前的慘叫悶吭充斥在他的耳際。

「哎呀，這不是帝國藩鎮局局長亨利大人嗎？」一個粗啞的聲音從亨利上方傳來，亨利抬起頭，只見一名留著短鬚、全副武裝的將軍正背手俯視著他，亨利不識此人。

「潘大人真是料事如神。」短鬚將軍說道，嘴角勾起顯出他的自信。「他說皇軍會派有騎兵戰經驗的亨利來突襲烏昂糧倉，要我們假裝中計，好引你自投羅網。」

「什麼？」亨利大驚，回頭望去，但見三百名輕騎瞬間全滅。身上被亂箭射得有如刺蝟。

「你那另外一隊輕騎兵也全滅了，就在距離這裡三百碼外的地方。」

亨利無法思考，他的奇襲居然被敵人完全料中了。

短鬚將軍一招手，軍寨內箭矢驟停，數十位長槍士兵奔出，將亨利團團圍住。短鬚將軍臉上露出燦爛的微笑。「這道菜真好吃，可惜不夠飽。」

絕望與恐懼有如一把大手攬住亨利的內心。

「饒……」

亨利尚未說完，數十之長槍已然穿身而過。

□

大衛坐在情報局會議室的大桌前，手邊無數的傳紙，他手下的書記在四周整理著紙條，他的傳令兵都被派出去了，彼得坐在他的旁邊，研究著一連串物資的清單。適才他得到消息，西門附近的建築物已經被射石砲打得稀爛，而且藩王的軍隊已經攻上西城牆。

情報局會議室位在符曼納城中心偏北，如果考慮符曼納城的平均城半徑十哩，就算西門真的被攻破，他還有充分的時間可以應變。

「至少廢墟會比城市好防守。」大衛心想，在地圖上標示西城的地方標上註記，他抬頭向書記喊道：「有亨利局長的消息嗎？」

「沒有。」

大衛咬牙，如果亨利奇襲成功，定能夠帶給法蘭藩王軍不小的打擊，為了保護糧草，法蘭藩王必須從前線調走軍隊。

只要摧毀存糧，就可以逼迫法蘭藩王退兵，在他捲土重來的其間，他們可以徵到更多士兵。

「感謝安娜院長，那個瘋狂的傢伙居然能夠發明這種器械。」他瞟向兩側四名侍衛手上拿著連弩。

這種連弩不用每一次重新拉弦，只需要不斷拉動弩槍後面的握把，就可以不斷射出弩箭，雖然射程和準度都沒有強鋼弩或十字弩

優秀，在實戰中卻比兩者都更致命。

「可惜安娜那傢伙只造了十二架，如果有更多的話，我們就不會落到這種地步了。」

彼得抬起頭，「我們這裡的箭矢似乎不太夠，弩弓也不夠，保險敵人攻過來的話，我們也比較有準備，我再去武器倉庫拿一些。」

「派士兵去不就可以了？」大衛問道。

「沒有辦法，我一定要親自去，因為武器庫的金鎖密碼只有我知道。」彼得堅持道。

「既然如此，我派十個士兵跟你去好了。」大衛說道：「現在非常時期，雖然敵人應該還沒有進城，但是還是小心一點。」

「多謝了，大衛大人。」彼得說道，點齊十位士兵匆忙走出大門。

大衛低頭繼續研究地圖，依照先前的傳紙，法蘭藩王的軍隊應該很快就會攻破西門，不過縱使西門淪陷，軍隊要到這裡也沒有那麼快……

門口傳來守衛的慘叫，四名侍衛立刻高舉連弩瞄準門口。

大衛一驚：「不可能！我還沒有得到城門淪陷的消息，這是怎麼……」

伴隨著震耳巨響，情報局會議室的大門被炸開，塵埃漫天，侍衛手上的連弩同時齊發，附有爆藥的弩箭刺入煙霧之中，炸開更多塵埃與慘叫。

一具屍體落出塵埃，他的身上穿著著不同於法蘭藩王士兵的盔甲，盔甲背上用油彩繪有圖騰，是一隻帶著皇冠的獅子。大衛心裡一緊：「貝爾蘭王的軍隊？難到北門破了嗎？」

連弩中的箭用完了，侍衛快速的打開膛蓋，塞入另外一把弩箭。

「沒想到你們也有這麼厲害的工程師，」一個陌生的聲音從漫天塵埃中傳出：「真的很不錯，我要誇獎一下。可惜這點程度的機械，仍然不是殞具的對手。」

「殞具？你說什麼？」大衛突然感覺心跳停止。

一道人影出現在塵埃中，不疾不徐的逼近大衛，對方穿著一件明黃色的殞鎧，樣式就像珍妮所穿的一樣，在兩肩上多了犄角的設計，全罩式的頭盔埋住他的臉孔，他的右手上抓著一柄殞刃，五呎半長的巨刀刀背上面長著無數的倒鉤，左手抓著一顆人頭，赫然就是彼得。

「彼得大人！」大衛心跳瞬間停止。

「彼得是這傢伙嗎？」殞武士說道，將人頭擲到大衛面前。

大衛瞪著彼得的首級，怒火在他的胸口滾沸，「放箭！射死那個殞武士！」大衛咆哮。侍衛連弩射擊，殞武士完全無視射來的箭矢，爆藥在殞鎧上炸裂，卻傷不了他分毫，殞武士手起劍落，兩名侍衛當場燒成乾屍。

恐懼刺穿大衛，「不要過來！」他哀號道，在恐懼的驅使下，做出他認為最自然的舉動：躲到桌子底下。

「王八蛋！為什麼這棟建築物只有一個入口阿！」大衛哀號，另外兩名侍衛臨死前的慘叫刺入耳內，癱瘓大衛，讓他失去了對自己身體的控制權。

殞武士手起劍落，將桌子連著下面的大衛切成兩半。

□

安娜伏在木鷹上，空中的風迎面撞上，如果不是她事先將自己綁在木鷹上，她大概已經因為大風從木鷹上滑落。她的雙手抓住一對操縱桿，木鷹在空中盤旋，飛向法蘭藩王部屬在城外的軍隊。

安娜望向地面，她雙眼前面正戴著特殊的目鏡，能夠讓她看得更遠。安娜往城內望去，藉由目鏡，她能夠看到珍妮正在掩護鋼衛和皇軍往東方的寧靜宮撤退。敵軍從西方和北方湧進符曼納。

皇家學院早一步先被她用爆藥炸成碎片，她不能讓學院裡的知識落入法蘭藩王手中。

「北門和西門都已經被攻破了嗎？」安娜咬牙：「果然亞曼達那個傢伙從學院偷走了爆藥的成份，所以潘那個混蛋才有辦法製造爆藥。叛徒。我把她從木鷹上扔下去摔死實在太便宜她了。」

下方已經有人注意到這隻木鷹，如果他們早一步通知潘，那麼安娜的偷襲計畫就很難成功了，潘就算再會算，也不可能算到安娜這一著，她讓木鷹順著氣流攀升，隨後朝著西門外俯衝直下。她看到了潘，他正指揮藩王的工兵拆卸射石砲和床弩，工作大概進行到一半。

安娜嘴角湧起笑意，這架木鷹不單純只是滑翔機而已，她在左右兩側的鷹翼上各裝了一挺重連弩，這些重連弩甚至比她給與大衛和女皇的連弩更加複雜且強大，藉由木鷹內部的機械結構，她不需要每次拉動握把，只需要扣下設計在把手上的板機就能夠連續射出裝有爆藥的弩箭，每一挺重連弩都已經裝上一百五十支的弩箭。

她輕易飛過城牆，藉由重力和風速逐漸加速，她的雙眼捕捉到潘的身影，他抬頭注意到在天空上的木鷹，臉上露出驚愕的神情，比其他無名的士兵更甚，那是一位自認無所不知者發現自己漏算時的神情。

他的神情讓快感衝擊安娜，「這是復仇！」她壓下板機。

一連串的爆破席捲過藩王的軍隊，沙塵彌天，血肉橫飛，士兵的慘叫聲不絕於耳，兩架拆卸到一半的射石砲當場被炸成廢木，扇形配重中的鉛塊飛上空中，將士兵砸的頭破血流。

安娜抓住氣流，讓木鷹升起高空盤旋，她為了這一刻已經練習了好幾個月，沒有人發現，別說是她的同仁，就連亞曼達這個間諜都不知道。安娜透過逐漸落定的塵埃，看到潘幸運的逃過了第一次攻擊，這就是連弩的缺點，準度不若強鋼弩，但是強鋼弩拉弓太慢，根本就不能用。

安娜在空中盤旋一圈，法蘭藩王的弓兵企圖攆弓射擊，但是木鷹飛的太高，弓矢無用。安娜飛向剩餘的七台射石砲，這一次她不算使用連弩，她伸手拉起腰邊一個拉把，只

見木鷹腹部一個小艙門打開，更大的爆藥和填充在中間的羽毛不斷落下，在地面綻開朵朵紅花，七台射石砲與無數的士兵在慘叫聲中被紅花吞噬。

安娜再次飛向潘，她能夠看到他臉上的憤怒，剛才的爆炸應該把他傷的不輕。

「這一次你絕對逃不掉，潘，等我殺了你之後再去殺法蘭藩王。」

安娜再次扣動板機，地面另起新一輪的爆炸，安娜能夠看到潘在五名隨護的掩護之下沒命的奔逃，從他們的鎧甲看來，這五名隨護應該都是原本法蘭藩王自己的親信護衛。

「好啊，這個傢伙，看來在法蘭藩王那裡很受重視嗎！」安娜忿恨咬牙：「你之前對我所作的一切，今天我要全部討回來。」

木鷹更快速的衝向地上逃命的人群，安娜扣下板機，一隻弩箭射中護衛的腰部，當場將他炸成屍屑。爆炸也將潘與另外三個人震飛到半空中，重摔在地上。

安娜快速飛過潘的上方，同時從艙口落下的爆藥將兩名護衛炸得粉身碎骨。

「該死，為什麼總是打不到。」安娜咒罵：「你下一次就沒有那麼幸運了！潘，給我洗淨脖子等著。」

木鷹迴旋，再次衝向倒地不起的潘，復仇的快感在安娜的胸口膨脹，她能夠看到潘踉蹌的站起，手上拿著一柄強鋼弩瞄準木鷹。

「強鋼弩？」安娜先是一愣，隨後恐懼感爬上她。「他從哪裡弄來的？」

強鋼弩如果完全張開，在經過嚴加訓練的人手上，準確射程最遠可以到九百碼，四千磅的張力可以輕而易舉的把鋼箭射進木頭，甚至是鐵甲。

為了不讓自己從木鷹上墜落，安娜將自己綁在木鷹上，但是這也讓她在危急時無法逃離。

「混蛋，原來不只爆藥，亞曼達連強鋼弩的設計圖都偷給了潘嗎？媽的！」安娜咒罵。



潘舉起強鋼弩，瞄準俯衝而下的木鷹。安娜的視線和潘的視線相碰，她看到了對方眼中不下於自己的憎恨，潘的手指攀上板機。

安娜扣下板機，十幾隻箭將潘射成了刺蝟，將他炸成飛灰。

安娜仰天大笑，復仇成功的快感在他胸口炸開，它無法阻止自己的嘴角揚起。

在火光之中，一道白光射出，那是潘在爆炸前一秒扣下的板機。

當安娜理解白光的真面目時，弩箭已經射中木鷹的腹部，裡面裝載著十數瓶的爆藥。

「糟糕！」安娜痛罵：「混蛋！」

那一天，符曼納城外的天空燃起了巨大的太陽。

□ □ □

寧靜宮位於皇居的邊陲，建造在東邊的山坡之上，相較起其他的皇居，寧靜宮比較擁有地勢優勢，但是在射石砲和床弩面前，這一點地勢優勢實在沒有什麼用處可言。

珍妮率領著殘敗軍隊抵達了寧靜宮，適才撤退的路上遭到貝爾蘭王的軍隊攔截，又損失了大半軍隊，如果照此狀況，估計北門應該也已經被攻破。

「珍妮隊長，你來了。」賈斯汀站在寧靜宮的宮門前，他的身邊站著另外五十位鋼衛，應該是當初華生安排守護女皇的。

「賈斯汀大人，現在的狀況怎麼樣？」珍妮問道。

「不太妙。」賈斯汀皺眉：「剛才有通報來說華生和路德戰死，而彼得、亨利和大衛和我們失去了聯絡。」

珍妮的腦子彷彿爆炸一樣失去思考能力，整個人僵在原地。

「珍妮隊長？珍妮隊長！」

珍妮抓住自己的意志，「賈斯汀參謀長，我們現在怎麼辦？」

「你手邊現在有多少人？」

「一般士兵大概四百位，二十五位鋼衛。」

賈斯汀臉上漫過一層陰影。「我認為我們應該和女皇陛下討論一下，現在這種狀況很緊急。請跟我來，讓士兵守住前門。」

珍妮和賈斯汀穿過寧靜宮的長廊，進入最深處的房間，紫鵡女皇低頭坐在她當初即位時的黃金王座上，四周的巨燭燃燒出耀眼的光芒。偉恩站在女皇的身旁，正低聲向女皇說著什麼。

賈斯汀上前單膝跪下稟報道：「啓稟女皇，目前我軍已經全數退守寧靜宮。」

女皇抬起頭，絕望佔住了她美麗的臉龐。「我們還有多少兵？賈斯汀卿。」

「一般軍六百人，鋼衛一百人。」賈斯汀說道，珍妮注意到他虛報了軍隊的人數，大概是想要增加女皇的自信吧，可惜女皇臉上的陰影沒有因此消退。

「七百名士兵是不可能打贏六萬人的。」偉恩說道：「何況對方還有大量的攻城機械，我們輸了。」

「話不要說那麼絕。」賈斯汀試著打氣道：「我們還有機會……」

大門猛然被撞開，珍妮反射著站到女皇前方，右手舉起殞刃。

站在門口的是一位身材壯碩的殞武士，身上明黃色的殞鎧在肩膀處各長有一隻犄角，全罩的頭盔使得別人看不到他的長相，手上一把五呎長左右大刀刀背上長滿著倒鉤，上面還泛著一層薄薄的黑霧，那把大刀十之八九也是殞刃。

「殞武士。」珍妮低聲道，雙眼掃過殞武士背後法蘭藩王和貝爾蘭藩王的士兵。

殞武士走上前一步，珍妮戒備的望著他。「你就是皇軍的殞武士，鋼衛隊長珍妮嗎？」他低沈的聲音從頭罩後面傳出：「這樣好，外面那群鋼衛和士兵實在是太弱了，給我塞牙縫都不過，你就來當我的對手吧。」

「我憑甚麼要聽你的話？」珍妮回喊。

「我們來打個賭。」

「打賭？賭什麼？」

殞武士不費吹灰之力的挑起大刀，「如果你贏了，我就讓貝爾蘭王的士兵退兵。」

珍妮冷哼一聲：「我憑甚麼相信你，而且你說讓貝爾蘭王撤兵，你有那麼大本事？」

「他有。」珍妮背後的紫鵑女皇突然開口：「因為他就是貝爾蘭藩王本人。」

珍妮猛扭過頭。「什麼？」

殞武士轉向紫鵑女皇，舉劍道：「貝爾蘭藩王參見皇上。」

女皇尚未回應，偉恩已然出聲呵斥：「叛賊，見到女皇敢膽不跪！」

貝爾蘭藩王轉向偉恩，嘴角微微揚起：「這就是惡名昭彰的偉恩近臣嗎？百聞不如一見，果然爛人一個。」

偉恩上前戟指貝爾蘭王怒咆：「放肆！貝爾蘭藩王！你……」

「等一下，偉恩卿！」紫鵑女皇急喊。

貝爾蘭王大刀落下，偉恩歷時被劈成兩半，殘體被透明的火焰燒成飛灰。

「偉恩大人！」「偉恩卿！」紫鵑女皇和賈斯汀同聲泣喊。紫鵑女皇從皇座上彈起，雙目皆裂，咆哮撲向貝爾蘭藩王，賈斯汀連忙一把從後面抱住女皇，將死命掙扎的她抱到皇座後方。

珍妮看著偉恩的遺體在透明之火之下逐漸燒成焦屍，她無法克制自己內心升起那隱晦的爽快感。只可惜這陣愉悅無法讓她在接著面臨的戰鬥有任何一點優勢。

珍妮望向貝爾蘭藩王，「藩王，你向我打賭，你說如果我勝了，你就退兵，是這樣吧？」

「本王說話從不虛假。」貝爾蘭藩王說道。

「那麼如果我輸了呢？」

「讓我想想。」貝爾蘭藩王歪頭思索，因為隔著頭罩，珍妮看不清楚他的神情。「如果我勝了，你嫁給我。」

此話一出，別說珍妮本人，連貝爾蘭藩王後面的將士下巴都掉了下來。

雖然珍妮不時會想要嫁個好對象，但這可不是她想像中被求婚的場景。「我不答應。」珍妮立刻拒絕。

「那真是可惜，你是一個很好的對象的說。」貝爾蘭藩王說道，語氣中充滿遺憾。

「你不是有妻子嗎？」珍妮質問。

「妾。」

珍妮這一瞬間真想殺了他。

「珍妮卿，不要聽他的，快殺了那個人渣！」紫鵑女皇的咆哮從後面傳來：「殺了他替偉恩卿報酬。」

說實話，珍妮一點都不想幫偉恩報仇，偉恩死了他倒是高興的很。

「你真的不願意？」貝爾蘭藩王試探問道。

「不！」

「太可惜了，我還是得打倒你。皇家鋼衛隊長。」貝爾蘭藩王歎氣，右手高舉起殞刃。

珍妮戴上頭盔，右手提舉起殞刃，她的殞刃比對方短上一呎。這對她來說是一大劣勢。

珍妮撲上前，殞刃斬向貝爾蘭藩王的右肩，不等招式到老，猛然變招改襲對方的左膝。她是女子，雙方又都穿著能夠增強體能的殞鎧，珍妮無法佔到任何的便宜，甚至還屈居劣勢，她唯一的勝算就是用更快的速度出招，將對方攻個措手不及。她這一變招速度甚快，貝爾蘭藩王反應不及，左膝中劍，殞刃在殞鎧上留下一道淺淺的切口。

紫鵑女皇和賈斯汀一看珍妮得手，立刻叫好。

珍妮見對方中招，登時精神大振，手上招式有如流水，殞刃化為長虹，頃刻間貝爾蘭藩王胸口、腹部和手臂處的殞鎧又多出好幾道切口。

貝爾蘭藩王怒哼一聲，轉刀如風車護住要害，藉此抵禦珍妮快速如電的猛攻。雖然他手上的殞刃巨大而厚重，但是在殞鎧的協助之下，殞刃居然化成一片黃光光幕罩住全身。

珍妮眼看快攻無用，但是對方如此使力，最終必定會疲憊，殞鎧雖然增強使用者的肢體能力，卻沒有辦法讓人永遠保持清醒，擁有神力的人也會疲憊。珍妮看準這一點，心想：「這樣更好，我先用虛攻消耗他的體力，等他累了，我就有機會贏。」

珍妮邁開大步，在貝爾蘭藩王四周亂轉，手上的殞刃不時往貝爾蘭藩王身上招呼，但是一當貝爾蘭藩王光幕一到，她立刻將殞刃轉向別處，貝爾蘭藩王防胸，她就刺腿，貝爾蘭藩王擋膝蓋，她就砍手臂，弄得貝爾蘭藩王手忙腳亂。

猛然貝爾蘭藩王大吼一聲，一刀直劈珍妮腦門，這一刀勢沉力猛，珍妮不敢硬接，她往後一個空翻避出三呎之外，腳未站穩，貝爾蘭藩王已然衝上，又是一刀猛劈珍妮右腰，這一次珍妮無法再避，只能舉起殞刃硬擋，雖然殞刃互砍不會有任何損傷，貝爾蘭藩王的巨力卻將珍妮打飛了出去，撞上牆壁。以黑耀石建造而出的寧靜宮石牆一項以堅固聞名，珍妮如此一撞，卻將牆壁撞凹了一大塊，碎石夾雜粉塵而下。

藩王軍士兵見此，群起叫好。

珍妮勉強從地上爬起，剛才那一下摔的實在不輕，縱使有殞鎧護體，她仍然感到背部的疼痛，而直接承受猛力一擊的右臂整個酥麻，她將殞刃交到左手。

「珍妮卿！」紫鵲女皇大喊。

貝爾蘭藩王走上前，殞刃直劈珍妮腦門，珍妮往右邊一撲，同時殞刃劃向貝爾蘭藩王左膝，將左小腿甲整個切了下來。

「什麼？」貝爾蘭藩王大驚，殞武者之間的戰鬥，若非劍術超絕，要不然一但有一個部

分失去殞鎧的防護就會變得非常危險。

珍妮臉上露出笑容，她滾到大廳的另外一邊，重新站起。

貝爾蘭藩王直衝而來，一刀直劈，依舊是以力取勝的打法，珍妮知道自己力小，她往側邊一避，左手同時揮劍直斬貝爾蘭藩王右肩，想要進一步再將她的右手鎧甲也一並斬下，貝爾蘭藩王豈不知她的想法，他手腕一翻，抓住珍妮左手用力反扭。如此一扭，劇痛逼得珍妮手指再也抓不住，殞刃從手指尖滑落，消失在一團黑霧之中。

珍妮吃驚卻不慌，她飛起右腳踢在貝爾蘭藩王的腹部，心想對方右手持刀，左手抓住自己手腕，已經無暇對付自己這一腳，熟料貝爾蘭藩王毫不猶疑，右手撒刀，抓住珍妮飛來右腳，用力一扭，珍妮當場臥倒在地上。

「可惡！」珍妮咬牙，她翻身站起，重新召喚殞刃，沒想到貝爾蘭藩王更快，他飛起一腳踢飛珍妮手上的殞刃，殞刃插入天花板上，入木三呎。貝爾蘭藩王右手重拳打在珍妮腹部，珍妮覺得一陣反胃，差點沒有吐出來，但是劇痛仍讓她雙腿癱軟，跪倒在地，她不能輸，但是她再也站不起來。

此時，勝負已分。紫鵲女皇雙眼中擒出淚水。

貝爾蘭藩王重新召喚殞刃，刀尖戟指倒在地上的珍妮，「你輸了，沒想到聞名天下的皇軍鋼衛隊長也不過如此程度。」

「現在，我想要再問一次，你願不願意嫁給我？」貝爾蘭藩王問道：「如果你不願意，因為你是皇軍的領導，又是殞武士，我必須要殺了你才行。」

珍妮臉上露出苦笑，「嫁人或死亡嗎？這兩個選項擺在一起實在很不相稱阿。」

「我希望你好好考慮。」貝爾蘭藩王說道：「我真的很欣賞你，嫁給我，我會讓你衣食無缺。」

珍妮低下頭，嫁給一個自己不愛的人或死亡，她不甘心，在經過這麼多的努力之後卻是如此結果，這樣不公平！他們就算沒有功勞，好歹也有苦勞，憑甚麼他們最後什麼都

(全文完)

沒有得到！

她不甘心！不甘心！

猛然，她的眼前彷彿看到幾年前一位雲遊先生的背影，他所說的話在她耳邊響起：

八十分的努力不代表就有八十分的成果，這是現實。

這是當初先生在她哭訴著被情人拋棄時先生所說的話，當初她只道先生落井下石，不懂得安慰別人。

當她再次抬頭，雙眼中溢著淚水，嘴上咧起微笑，「對不起，我拒絕。」

「你確定？」

珍妮點頭，她不想哭，但是淚水卻汨汨而下。

貝爾蘭藩王長歎一聲，「這真是遺憾了，皇軍鋼衛的隊長珍妮，自從上次藩王會議，我就一直愛戀著你，強大而美麗，能夠認識你是我的榮幸。」

珍妮綻放笑容，有如小女孩般天真的笑容，如今她的內心不知為何卻是十分的平靜。「謝謝你。」

黃光落下，骸軀焚盡。

皇軍鋼衛第十三屆隊長珍妮，一生未婚，得年三十歲整。

□      □      □

神聖曆一三七二年十月五日，紫鵑女皇兵盡援絕，在符曼納皇居邊陲的寧靜宮向法蘭藩王投降，並讓位給哥哥泰德，隔年，泰德將皇位禪讓給法蘭藩王，神聖帝國滅亡。

泰德禪位隔日，賈斯玳帶著紫鵑逃出符曼納，來到帝國南方邊陲的小鎮隱姓埋名，再也沒有回到皇都。皇帝幾次搜索，都沒有再找到他們。

而就在紫鵑和賈斯玳離開之時，珍妮遺留下來的殞具從國庫終消失無蹤，有人相傳是賈斯玳在臨行時順路帶走的，真相為何，無人知曉。